杨绛文集

第四卷·小说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作者简介

柯岩，当代著名诗人、作家。1949 年开始专业创作，已出版著作 50 余部。主要有：诗集《“小迷糊”阿姨》《周总理，你在哪里》《春天的消息》；报告文学集《奇异的书简》《一个诗人眼里的宋庆龄》《癌症≠死亡》；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《寻找回来的世界》《他乡明月》《红蜻蜓》等。其作品在艺术上刻意求精，既豪放壮阔，又清新明丽，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，多次获得全国性大奖，多部作品被译为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及西班牙等文字。

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、主席团委员，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全委等。曾多次被选为全国少儿先进工作者、全国青年思想教育先进工作者、妇女先进工作者。系第八届、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

岗位

一

大勇和小明吵架了。当然，并不是真的吵架，男孩子嘛，难道还能像小姑娘似的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个不停？不，他们不会这样，他们只是彼此不说话罢了。

惊人的消息一下子传遍了整个六年级乙班。

谁都知道，大勇和小明是好朋友，最好最好的朋友。好得……哎，简直找不出形容词，反正哪儿有大勇，哪儿就有小明。大勇说“白”，小明决不说“黑”。大勇温算术，小明决不温语文。天气再冷，大勇穿夹袄，小明就决不穿棉衣。大勇个子高，小明矮，这是没办法的事，可是同学们都知道，只要他们一离开教室到什么地方去，

小明一定是一边和大勇并着肩，竭力和他比齐脚步，一边还悄悄地踮着点脚，任谁一看，就知道是一对好朋友。喝！还一边儿高，多神气！

其实大勇和小明一点也不像。模样不像，个头儿不像，脾气也不像。大勇个子高高的，一头倔头发刷子似的竖在头上，手大脚大嗓门大，说个什么粗声粗气的，干个什么，三下五除二就完了。小明呢，却完全相反，瘦瘦小小的，秀秀气气的，心眼顶细呢！奶奶眼花啦，他会给奶奶穿针。妈妈工作忙啦，他可以替妈妈看小妹妹。一个星期天，哪里也不去，沉沉稳稳地陪妹妹过家家。就为这个，大勇以前顶看不起小明啦。干吗呀，一个男孩子，女里女气的！可是他也不赞成那些孩子们给小明起外号，叫他“小明阿姨”——意思是：一个男孩子，不打架，不踢球，却在家看娃娃，简直是保姆，阿姨。没出息！不赞成是不赞成，可大勇也没干涉过。叫就叫吧，一个人一个脾气，那些孩子调皮，小明自己都不反对，大勇忙得很，一天踢球啊，游泳啊……忙死了，还管得了这些闲事！

可是有一天，大勇却突然管起这个事来。

事情是这样发生的：

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，大勇从小河里摸鱼回来，正在门前洗脚，小明仍然在门前空地那棵大树底下陪妹妹过家家。这时街上那个顶讨人嫌的青白脸的孩子忽然爬到树上，一边坐在树枝丫上晃着腿，一边捏尖嗓子叫起来：“小明阿——姨，擦擦鼻——涕！”附近的孩子们轰的一声笑起来，都围了过去，一下子又开始了有节奏的合唱：“小明阿——姨，擦擦鼻——涕，阿姨小——明，喂我饼——饼”……一边喊还一边快活地跺着脚打拍子。在这样声势浩大的进攻面前，小明一下子脸色刷白，抱起了小妹妹，就要躲进屋去。谁也没想到，今天歇班在家的大勇的爸爸却突然从屋里跑了出来。什么话也没有说，连看大勇一眼都没有，他笔直地走到小明跟前，从小明手里接过小妹

妹，就坐在小椅子上和他们玩起过家家来，甚至还专门系上了一条围裙，并且用它一次又一次地给小明妹妹擦着鼻涕……

喧闹声一下子停止了，孩子们被这意外的事吓呆了。大勇的爸爸是这个居民点有名的人物，轧钢工人，工厂足球队的中锋，出名的大力士。下班回来，可以一只胳膊吊两个孩子从大街直走到门口，脸不红，气不喘。这样的人物，正是男孩子眼中的英雄啊！可是，你瞧，突然他也哄着小丫头过起家家来了。唉，甚至还系上了围裙……

这时，再没有比大勇更难受的了，像打闪似的，过去许多没意识到的问题一下子都被照亮了。对那些顽皮孩子的进攻，小明从来没反对过，不是他不委屈，而是因为他没力量……看小明现在用着什么样感激的眼光在看着爸爸啊！甚至眼睛里都充满了泪水……哎，爸爸呀爸爸！他一下子就发现了整个事情的不公正，发现了那些孩子叫“阿姨”的轻蔑口气……出来干涉了。可是自己呢，一直还“……叫就叫吧……”哎，简直是糊涂，愚蠢，没有脑筋！

大勇一下子捏紧了拳头，脸涨得像个红气球，大步地走到孩子堆里，瞪着那个骑在树枝丫上带头起哄的青白脸孩子，伸出拳头说：“阿姨怎么？阿姨成天看孩子，比你那成天装病不干活儿的妈妈强得多！”青白脸孩子本来还想抗议一下，可是看着大勇那敦敦实实的个子，捏得紧紧的拳头，就一边嘴里叽里咕噜，一边赶快从树上溜下来逃走了。

从此，大勇和小明就成了好朋友。上学一块儿去，放学一块儿走。哪个顽皮孩子敢再对小明歪歪鼻子斜斜眼，大勇都要干涉。他甚至成了小明妹妹的第二保姆，常常笨手笨脚地给她擦鼻涕抹眼泪儿……小明呢，更不用说，是那样全心全意地爱着大勇。

瞧，就是这样一对好朋友，现在竟会吵起架来。这怎么能不叫整个六乙班震惊呢？

首先是本班消息最灵通的小胖子发现了这个奇迹；咦？怎么今天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，大勇一个人先走出教室。门关上了半天，决不

吹牛，至少有五分钟，小明才拎起书包，慢慢地走了出去。也没昂头，也没踮脚，就那么没精打采地走了出去。而且整整一路上谁也没理谁。决不吹牛，甚至没对看一眼。这点，小胖子敢下保证。为了侦察，小胖子绕着道儿整整跟了他们一路。不信你问小胖子的妈妈，是不是等小胖子回家吃饭把面条都等凉了？

随着小胖子的广播，唧唧喳喳的女孩子们开始交头接耳了，于是整个六乙班骚动了起来，弄得一个星期才来上一节课的美术老师都觉察到了，一下课赶紧告诉六乙班的班主任：“今天你们班出了什么事吧？怎么不大对劲儿呢？”

六乙班的班主任，是个刚从部队复员的青年人，干劲很大，教学经验不多，对自己的班，本来就整天提心吊胆，这一下更急了，马上找来了班主席、中队长……

可是无论班主席、中队长怎么问，这两个人就像吃了哑巴药似的一言不发，实在问急了，大勇就像放炮似的反攻一句：“怎么，我们犯了校规还是犯了中队纪律啦？不说话就是不说话，怎么？碍你们什么事啦！”

这样，就是班主任，用尽一切方法也没问出个究竟来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他自己就是这次争吵的起因。正因为如此，他越关心，这两个孩子就越说不出口来。这样，直到傍晚放学，还是什么头绪也没找出来。同学们纳闷地走了。班主席、中队长不高兴地走了。大勇没精打采地走了。小明满腹心事地走了……就连刚刚在天边出现的弯弯的月牙儿，也像个问号似的瞅着有心事的人们。

有谁知道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

二

小明满腹心事地坐在窗前小桌旁，习题一点也做不下去。算术书都放倒了。书上的每一个字都像在使劲儿伸着脖子勾着头瞧他，就好像那些嘲弄过他的翻着眼睛的孩子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多么久没有这种委屈的心情啦！可不是，自从夏天和大勇做朋友之后，什么事都可以问大勇，可以和大勇一起做，于是一切都显得那样有趣，那样有生气，可是，突然……

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？倒霉的就在于自己也搞不清楚。原来是好好地在听班主任的语文课，他讲得那样有趣。可是突然大勇拍来了一个“电报”：“你注意到了吗？‘乱弹琴’今天又有了个新的口头语啦！从现在开始计算，看他一堂课一共说多少？”小明犹豫了一下，可是看大勇显然已经准备好了在等着他，并且发出了“开始”的暗号，于是他也就习惯地听从了，开始计算起来……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奇怪，老师为什么要说口头语，一会儿“乱弹琴”，一会儿“同学们注意啦！”而：今天这个新的口头语“同……这个这个”……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又是一个，什么意思呢？七个，八个……哎，简直来不及考虑，这些口头语是这样狡猾地躲在老师有趣的叙述中，一不留神就会溜过去。啊，又是一个，已经十五个了，十六，十七，十八……越来越大的数字使得小明越来越沉入一种忘掉一切的兴奋里。好家伙，又是一个，差点没逮住……二十，二十一……

“铃铃……”下课的铃声一响，小明就跳起来扑向大勇：“二十九个，一共二十九个！”可是大勇却那样怀疑地看了他一眼：“什么，二十九？不对，是三十一个。”

“二十九呀！”小明迷惑地又重复了一遍。

“三十一个！”大勇却不高兴了，斩钉截铁地作了结论。在他看来，这是不必争论的，他大勇说三十一个当然是三十一个嘛！

如果是平常，这件事也许又是以小明让步结束。三十一个就三十一个，和二十九个不是只差两个么？有什么呢？可是这次小明也不高兴了，怎么，为什么这样不信任人呢？难道人家不是用尽心力一个一个地捕捉它们的吗？而且捉住一个就在背后扳一个手指，为了不要弄错，不是把手心都攥出汗来了么？大勇一向是粗心大意的，说不定是他怎么一打岔，就多记了两个……于是他忍不住又说了一句：

“我数了又数，明明是二十九个呀！”

“三十一！”大勇更生气了，从来小明什么事都听从他，今天怎么了？他想再坚持一下，也许小明就不再争了。

可是他的声音那样大，加上那一头像刷子一样竖着的头发，就显得非常凶，一下子叫小明想起大勇爸爸最近和他谈的话：“小明，为什么你处处都让着大勇呢？有时你明明知道是他不对呀！别这样，小明，这样对你俩都不好……”于是，小明昂起头又说了一遍：

“是二十九个。”

“三十一！”大勇大叫了一声，把作业本一摔就出去了。于是就开始了这一切……

回忆这一切是难堪的，尤其使人难堪的是不知怎么一来就弄成了这么个局面。而且往下怎么办呢？多么需要有人给出个主意啊。可是找谁呢？爸爸妈妈都很忙，每天差不多都是小明睡着了以后才回来。奶奶……难道她会理解？大勇的爸爸？不，绝对不！大勇还会以为又是小明拐弯找台阶下哩！最好当然是找班主任了，可偏偏又是为了这么件说不出口的事情……倒霉，真倒霉啊！世界这么大，可是小明连一个可找的人都没有。甚至连问号似的月亮都躲进了云层，好像生怕小明会去找它似的。

……小明就这样坐着坐着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大门“嘭”的一声打开，爸爸走了进来。

“爸爸！”小明高兴地大叫一声，迎了上去。看来还不是那么倒霉呢，爸爸今天竟会出乎意料地回来得这样早，正好把一切都仔仔细细地和他谈谈。是的。一切！

可是，哎呀！小明突然失望地收住了脚步，原来不是爸爸一个人，背后还有个伯伯。完了！准又是来谈工作的，什么职工思想教育呀，车间设计呀，产品质量呀……小明知道，不到半夜是决谈不完的。而爸爸工作的时候是从来不许人打扰的啊！

小明还没想出下一步该怎么办，突然感觉到情况有点和往日不同，怎么爸爸没把客人让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，而是站在堂屋里，大叫着“妈妈，妈——妈！”等小明明白过来这是在喊奶奶，也追到厨房里时，爸爸早把满手白面的奶奶给拉了出来。他把奶奶直推到客人跟前，眼睛直直地充满希望地看着她，那神情就像小明每回给奶奶带回个什么好东西，却又藏在身后，非叫奶奶猜来猜去才肯说出来那样。可是奶奶竟没有觉察，仍像往常来客一样地忙着张罗让座，沏茶……爸爸忍不住了，双手拉住奶奶说：“妈妈，您好好看看，认识他不？”奶奶这才摩挲着两眼，仔仔细细地把客人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却又迟疑地摇了摇头：“看着倒眼熟呢……咳！上岁数啦！来来往往的同志们又多……”说着就上厨房提开水去了。客人刚想开口，偏爸爸又止住了他，使眼努嘴地叫他去帮奶奶沏茶，客人笑了一笑，听话地走了过去。

爸爸从来是个严肃的人，今天怎么也学小明逗起奶奶来啦？这弄的又是什么故事呢？小明一下子忘记了自己的烦恼，有滋有味地呆看了起来。

奶奶从厨房里提出了开水，正找茶壶呢，那客人双手一举，把茶壶递了上去。小明禁不住全身哆嗦了一下，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啊，红紫红紫的，上边结满了大疤，也许是疤太多了，也许是红紫的颜色不匀，看起来歪歪扭扭的，可又是那么结实有力……看来奶奶也让这双手吓了一跳，她忽然抽咽了一下，像让什么噎住了一样，抬起头来瞪眼看着客人。半晌，根本忘了往壶里冲水。小明这时突然替客人难受起来，看这个奶奶，不作兴这样看人的，老师说过，对有残疾或有生理缺陷的人应该有礼貌呀！他正想过去帮奶奶冲水，却只见奶奶突然把开水壶往地上一扔，紧紧拉住客人的双手，趴在他胸前哭了起来：“天哪，小狗剩儿，这还能是你呀，可想坏大娘了！……”又回过头来骂爸爸怎么不早说，问是多会儿，是怎么找到他的……絮絮叨叨，一时又是哭又是笑。那么大个伯伯，又高又壮，一脸胡碴子，可

奶奶口口声声叫着他“小狗儿”，“小狗剩儿”，又是拉他的手，又是摸他的脸。弄得小妹妹都糊涂了，直凑着小明的耳朵问：“他们干吗呀，哥？是不是他们也玩过家家，啊？哥！”问得小明忍不住笑了起来。笑得妹妹恼了，拿小拳头直捶小明的腰，捶得又酸又痛。可是小明现在顾不上理妹妹，他只尽可能地伸长耳朵，睁大眼睛……

“咱们有三十年不见了吧？”客人搂住爸爸的肩膀问，“……从那年你被烧伤后离开工厂……我记得那年我才十三……”

“我才十一……”爸爸说，把头缩在客人的肩膀下边，就好像他今年还十一似的。小明不好意思地瞟了妹妹一眼，看这个爸爸，今天是怎么啦！可是谁也不笑话爸爸，妹妹咬着个手指头儿羡慕地瞧着。奶奶呢，还是又笑，又抹泪儿。

“三十年了哇！”客人说，“我一直也没忘了你……”

“三十年了……”爸爸说，“我见人就打听你……”

三十年，多么长的时间啊！小明今年才十三岁，再活十三年也离三十年还远着呢！这么长的时间，他们不但没有忘记，还彼此想念着，想念着……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呢！小明不禁想起了大勇。可是来不及细想，爸爸他们老是不停地说啊说啊，说得小明几乎来不及听。

听啊，听啊，在小明眼前那样鲜明地浮现出一幅幅的图画：……低矮漆黑的火柴厂工房，天还没有亮，突然响起了尖厉的铃声，随着工头凶恶的吆喝，从肮脏潮湿的铺草里，钻出一个个瘦骨嶙峋的孩子……长期的苦工，饥饿，使得这些十来岁的孩子都像六七岁的幼童那样矮小。有许多人，要垫上好几块木板才能勉强够得着工作的案子……没有学习，没有游戏，没有欢乐。每天每天，都是从这天的下半夜工作到那天的上半夜，两头不见亮。孩子们往往做着做着就睡着了，有的从此就不再醒来，永远地告别了那没有欢乐的世界……黄磷火柴稍不小心，就会着火，把手烧得皮焦肉烂。有一次，爸爸在和药的时候，沾上了一身的硝粉，出了车间，又冷又饿，一头栽在炉子边就睡着了，浑身都起了火还困得睁不开眼。几个小孩子吓得哭着求

救，可是工头只远远地看着，骂他自个不小心，还吆喝近边的孩子躲开免得烧着。要不是这时正巧小狗剩儿下班进屋，眼看爸爸就活活烧死了。小狗剩儿连眼都没眨一下就猛扑上去，抱着爸爸在地下滚，一边滚一边用手撕爸爸的衣裳，撕不开的就用双手扑打……就这样，爸爸留下了奄奄一息的一条命，小狗剩儿留下了满是创伤的两只手，双双被赶出了工厂……

小明听得浑身发冷，鼻子直酸，可是只要眼泪一往外涌，他就使劲劝慰自己，“别，别，就是说过去的事儿，离现在已经很远很远了……”说也真灵，这么一劝，不但眼泪不想流了，心里还觉得说不出的温暖，好像怀里揣着个太阳，暖洋洋的，明亮亮的，一切都多么好啊！

难道真是一切都很好吗？小明突然想起白天发生的倒霉的事件……心里马上烦乱起来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真要命，看来今天和爸爸是谈不成了。本来嘛，人家在那儿谈三十年前的苦难，可是你，却突然谈起什么上课没听讲，记老师的口头语来着……怎么说呢？真是说不出口啊！难道，让你们吃得饱饱的，穿得暖暖的，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里，不是为了学习知识，长大接班……而是为着打伙儿瞎闹，白白地浪费光阴不成！傻瓜呀傻瓜……

居然还为这争得死去活来，吵得天翻地覆，究竟谁对呢？谁都不对。两个糊涂虫，一对傻瓜蛋！

小明突然跳了起来，飞一样地跑出门去。在大门口就碰到蹲在台阶上的大勇，他显然是在这儿等小明。两个好朋友一下子拉住了手，马上又不好意思地放开，扭过脸笑了。真是，怪别扭的，半天多谁也没理谁了哩。

“你爸爸骂你了吧？”当两人又比齐脚步，一、二、一地往班主任家走去的时候，小明担心地问。

“比骂还糟糕，”大勇闷声闷气地说，“他说我们‘剥削’人。”

“‘剥削’人？”小明吓坏了，从小他就懂得，剥削最可耻，只有地主老财资本家才剥削人呢！难道大勇的爸爸会这样说吗？准是大勇吓唬人的。真是，他能剥削谁呢？

“剥削了所有认真劳动的人，”大勇像知道了他的想法似的说，“反正爸爸就是这个意思。他说咱们整个祖国是一个亲密的大家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。每个人的劳动都是为了这个整体，谁要是在自己的岗位上不好好地干，那就等于剥削了别人……”

“他还说什么了？”半天，小明才像透过一口气来似的轻轻地问。

“还说什么？这还不够受的是怎么的！”

是啊！还说什么？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！小明不做声了，大勇也沉重地喘着气。作为少先队员，他们的心感到了这些话的分量。说得对！岗位！学习，这是他们的岗位，是祖国交给他们的任务。可是他们，从前还以为在课堂上玩呀，做小动作呀，偷偷传纸条呀，给人提示呀，都是小事情。以为不高兴听讲就可以看小人书，来不及做习题就可以抄一下，至于给同学做鬼脸呀，给老师起绰号呀……更算不了什么，只要老师看不见就得。可是今天，过去的一切却以这样沉重的分量压在他们的心上。真是，也许就在他们传纸条那会儿，国防前线正有个解放军叔叔流血牺牲了。也许就在他们数老师口头语那会儿，祖国各地丰产的庄稼又长高了一分，新盖的楼房又长高了一尺，新开采的煤矿又挖深了一层……

他俩面面相觑，从心里真正感觉到对不住人；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，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，朝班主任家跑去。

三

班主任的家很好找，胡同里的小孩都知道。那还不知道！他当解放军那会儿，往他们家送过喜报，敲锣打鼓的，别提有多热闹了。他复员了，当了老师，可是孩子们还是叫他解放军叔叔。一放学就涌到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他家去，叫他讲战斗故事，教唱军歌。有的呢，还要试试他的旧军帽……

到了门口，大勇正要伸手敲门，小明忽然一下抓住他的手。等等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老师正在房里大声地讲着语文？是房里又有一群小淘气在缠着老师教字，还是有同学在找老师补课呢？

他们奇怪地对看了一眼，不约而同地趴在窗户上一看，哎呀，不由得两人都愣住了。老师正站在桌前对着一个老奶奶讲课哩。老奶奶，头发雪白雪白的，眼镜架在鼻尖上，足有小明奶奶的岁数大。为什么她还要学小学语文呢？看她那个样子，坐在小板凳上，聚精会神地听着，有时还用支笔吃力地往小本上记什么，倒像她真要去参加六年级考试似的。

这样，他们能不能进去呢？他们犹豫地踏着脚，一会儿举起手，一会儿又放下。大勇刚想冲进去，小明又拉住他……正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，可巧，老师忽然停下来问："妈妈，听得明白吗？"啊！原来老奶奶是老师的妈妈。可是老师的妈妈干吗还要上六年级语文呢？咦，这倒好玩，儿子都教六年级了，妈妈才念六年级。

可是老奶奶说话了，她一点也不像要念六年级的学生。她说："志儿，你呀……"哦！原来老师在家里，妈妈也数落他，也叫他的小名儿，大勇和小明都不禁有点高兴了。只听那老奶奶继续数落说："我早就说行了，行了，可你偏还要讲，还要讲……明白啦。我早就明白啦。快睡吧，天凉了，不是今儿又发烧了吗？"

"不，不要紧，妈妈，您别老打岔呀！你再想想我讲的，还有哪儿含混，或者哪儿您不想听了？"

"我看哪儿也不含混，我哪儿都想听。"老奶奶忽然像跟谁生气似的嚷了起来，"我打岔，我能不打岔吗？肋骨上卡着颗子弹，好几年了，就是不取，也不知留着它干吗？"

子弹？什么子弹，老师要它留在肋骨上？大勇拼命地往前挤，鼻尖差点把窗纸都捅破了。小明提醒地捏了捏他的手，大勇这才没奈何地揉揉耳朵，两人又屏住气往下听：

“妈妈，我不是早告诉过您，当时我流血过多，不能再动胸腔手术吗？……”

“谁说那会儿啦，我是说现在。一次两次地发炎，可你老是忙啊，忙啊……赶明儿要是落个残疾，我看你年纪轻轻的……”

“落不了残疾的，妈妈。我不是早答应你，放寒假一定去取吗？您想，妈妈，学校里那么多学生，要是这个老师请假取子弹，那个老师请假上姥姥家，那学生还怎么上课呢？”

老师的话说得那样平和，亲切，一下子就解除了老奶奶的武装，窗外的两个人松了一口气，笑了。屋里，她也笑了，用一个手指头点着老师说：“你呀，尽跟我瞎扯，取子弹是上姥姥家吗？就说放假去取吧，这会儿也不能过于劳累呀。可是你，一天回来还尽是讲啊，演啊；演啊，讲啊的，你这是教学，又不是出台。”

“出台？哎呀，妈妈，您可说对了。就是出台，真比出台还难哩！您不知道我那些学生。”老师忽然微笑了起来，“可能挑剔了。”

老奶奶可一点也不笑。她一边整理床铺一边生气地说：“挑剔？有什么可挑剔的！学校是让他们来学习，来受教育的，又不是让他们来挑剔的。”

大勇和小明的心都怦怦地跳起来，老奶奶的话说得又有理又刺心。可是老师却又轻轻地拦住了老奶奶：

“妈妈，妈——妈！他们都还小，是孩子啊！他们注意力不容易集中，只要有一点岔儿就会走神。我们在部队上老爱说‘乱弹琴’，大家都说，谁也不稀奇。可那回王小文在黑板上乱答题，我一不留神说了个‘乱弹琴’。全班就笑开了，足足耽搁了半堂课。本来嘛！写错了答案怎么是乱弹琴呢？又不是上音乐课……所以，妈妈，您帮我

备课就得拼命地挑我的错儿。要是您老是‘明白’，‘都好’，那……”老师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，“那我就只好一个人对着镜子备课了。那……那您可别怪我睡得还要晚……”

老师的威胁显然起了作用，老奶奶已不再对淘气的学生使气，开始认真地思索起来。大勇和小明这会儿可更难受了，原来老师这样……这样……爱他们。可是他们……他们竟干出那样无聊的蠢事。唉！简直是不愿意再想！他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正想推门进去痛痛快快地把一切都告诉老师……忽然老奶奶高兴地叫起来：“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你刚才好像说了几个‘……同……这个……这个’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又是口头语吗？别的，可真是讲得又明白又有意思，我可真挑不出什么错儿了。”

“……同……这个……这个？我真是说了吗？在什么地方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……啊！明白了，明白了。”老师忽然高兴地大笑起来，“这是我要改自己那个口头语‘同学们注意啦’一不留神，又溜出来了，刚溜出个‘同’字，卡在那儿接不下去，就来了个‘这个，这个……’哈哈，妈妈，您真好，帮我找出了这个毛病。明天我就子弹卡不了壳，保证消灭这个口头语啦。哈哈……”

看老师那样高兴，老奶奶也像立了一功似的笑起来了。老师又埋头备课去了，老奶奶无可奈何地只好往炉子里又添上一簸箕煤，推开房门来拿通条时，一下子撞在堵在门口的大勇和小明身上，吓了她一大跳。

……大勇和小明从老师家里出来，已经很晚很晚了。老师一点也没责备他们，和他们谈了许久许久。简直是把班上所有的情况，所有同学的脾气秉性，他们今后的道路，内心最深处的秘密……都谈到了。老奶奶原来也不真生他们的气，不停地请他们吃糖，还直摸他们的头发，几乎把大勇那头倔刷子都给摸顺了……

大勇和小明迎着初冬的小风走回去，一点也不觉得冷，心里暖烘烘的。今天这一切是多么丰富，又多么好啊！今天很快就要过去了，

未来的岁月还很长很长，但是今天已深深地铭刻在他们的记忆里，永远也不会消逝了。

一路上，他们紧紧地拉着手，一言不发地想着学校，同学，老师，爸爸……每个人的岗位……整个的生活。一切都是多么好啊！甚至月亮也不再硬弯成个讨厌的问号，而是伸展在深夜暗蓝的天空里，在初冬的寒气中轻轻地抖颤着，好像妈妈微笑时神采飞扬的眉毛。

1961 年 12 月北京初稿

1962 年 4 月广州改成

米林爷爷的故事

米林爷爷病了。左邻右舍都说，这回好像病得不轻。不知谁就巴巴儿地打电话告诉了他嫁到 San Jose 的女儿米爱兰。

米林爷爷并不富，根本不 million，但是他人气特旺。也就是说：他的人际关系很好，特有人缘。这也许和他老在社区做义工有关，反正他特爱帮助人。不管谁家有什么事：有人病啦；到机场没人送啦；剪草机需要修啦；baby sitter 突然辞工小 baby 需要临时照看一下啦；他都会跑前跑后地帮着张罗。特别要是谁家的宠物不见了，他更是忙前忙后，帮着到处去找，没找到的那些天，他也跟着主人愁眉苦脸，有时甚至比主人还要焦躁不安。所以这一次他一生病，邻居们都很关心，送花的、寄卡的、还有专门为他包了饺子，烤了饼干、蛋糕送来的。

米爱兰带着 5 岁的小儿子汤姆匆匆赶了来，米林爷爷正在睡觉。爱兰抓了个小熊给儿子，让他在起居室玩，自己就赶快为爸爸做他最爱的菊花皮蛋粥。哪知道小汤姆不肯一个人待在起居室，他抱着小熊到处溜达，到了客厅就叫：哇！这么多的花！看看桌子又叫：呀！这么多的卡！妈咪，妈咪！是过节吗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卡？妈咪说：嘘！爷爷生病哪！因为爷爷生病，朋友们送给他的。小汤姆跑进厨

房，一看桌上堆得满满的蛋糕、点心，又大叫起来：哇！这么多好吃的东西！也是人家送给爷爷的吗？爱兰说：嘘！你不会小声点吗？小汤姆问：妈咪，为什么人家都送东西给他呀？妈咪说：那是因为人们爱他呀！小汤姆还要问为什么时，只听得爷爷在卧室里唤他。

其实米林爷爷在他噼里啪啦跑来跑去时早就醒了。只因为爱听他奶声奶气地和妈妈谈话才没有打断他。这时就问道：

“外边那是谁在说话呢？”

“是我呀，爷爷，您都听不出来吗？”

“听倒是听出来了。可是你为什么不进来亲亲爷爷呢？”

小汤姆噼里扑通跑进去扑在爷爷身上说：“爷爷，为什么人家送你那么多东西呀？”

爱兰这时也忙跟了进来说：“小汤姆，不要趴在爷爷身上，爷爷会累的。也不要提那么多问题了。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。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那是因为人们爱他！”

“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，人家为什么爱他呀！”

“因为他为大家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呀！”

“我长大了也要为大家做许多许多的好事！”小汤姆嚷道。

“好乖！不过为了什么呢？”

“为了礼物呀！这么多这么多的好东西呀！”

“那就不对了。”妈妈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小汤姆问。

“因为不能见物不见人哪！我们中国人最讲情义，有句话叫做情义无价。”

什么物呀人呀、还有什么情义呀？小汤姆不懂，歪着脑袋看着妈妈的嘴。

爱兰正想给他解释呢，米林爷爷止住了她。“什么叫情义？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。”

“给我吗？”小汤姆立即乖乖地坐好了，两只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爷爷。“快讲啊！”

“从前哪，有一个小男孩，比你大 3 岁，他 8 岁了。他看见邻居的孩子有一支非常漂亮的电动枪，他羡慕极了，一心一意地想要。可是他刚刚随爸爸妈妈移民过来，爸爸妈妈工作很辛苦，没有钱买给他。这时社区里有一位张老太太的狗不见了。这只狗可不是只普通的狗。它陪伴张老太太已经很多年了。张老太太是个很可怜的老人家，身体不好，老伴早就去世了，又没有孩子。这只狗就好像她的孩子一样。那个小男孩见她每天把它抱在怀里叫它：My baby！O, My darling！很奇怪。难道它没有名字吗？他很想知道它的名字，又想知道它是男是女？他刚来美国，英文不好，他就结结巴巴地问道：Is it lady or gentleman? 张老太太开心极了，哈哈大笑说：He is my boy. He is a gentleman！从此她就亲亲热热地一边吻它一边叫它 Gentleman ！”

小汤姆听到这里，开心地咯咯大笑，叫道：“哦！Gentleman！Gentleman！”

“可是现在 Gentleman 丢了，不见了，你想张老太太多么伤心哪！于是她就托人到处贴传单。散传单、悬赏找到给多少多少钱，报信儿又给多少多少钱。其实啊，Gentleman 不是不见了，而是因为太老了，知道自己快死了。不愿意死在老太太的眼前，就悄悄地跑到远远的树林洼地里去死了。很多邻居也知道这件事，怕惹老太太伤心而不肯告诉她。这个小男孩后来也听说了这件事，可他为了实在太想去买那支他做梦都想要的枪，就跑去对张老太太说：我知道 Gentleman 在哪儿。老太太高兴极了说：上帝啊！他在哪儿？男孩说，在树林里。老太太奇怪地说：他为什么不回家，我的男孩他病了吗，他受伤了吗？男孩说：如果我告诉了你他现在怎样，你还会把赏金给我吗？老太太说：当然啦！”

听到这里，小汤姆叫道：“不要说！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